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今古奇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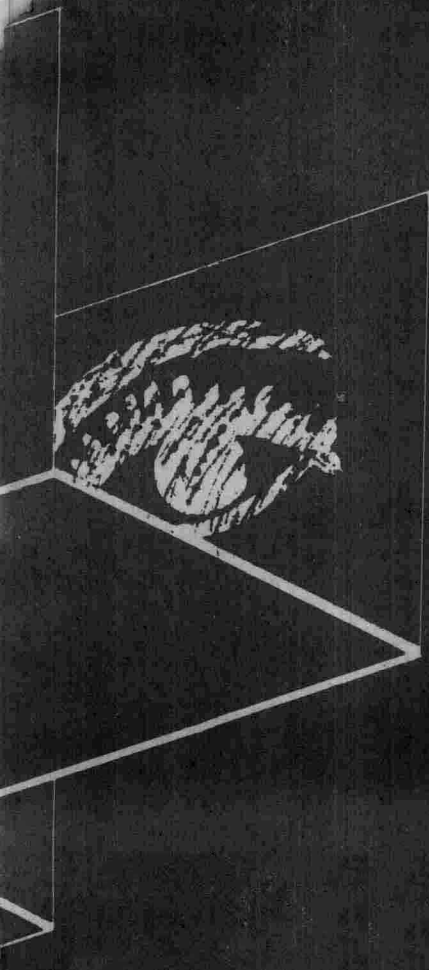
JINGU QIAN



45

今古奇案

下



今古奇案

稚枫 毅然等 选编

责任编辑：梁 言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世界知识印刷厂 印刷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发行

787×1092毫米1/32 23.75印张 471千字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0册

ISBN 7-5048-0826-1/I·184 定价：6.9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今古奇案》是一部侦破奇案的小说集。精选了十篇传奇故事，约45万字。其中《南湖疑影》，写某医院连出四起命案，古墓珍宝被盗，祸首竟是院长夫人，暗藏的女匪首特务。《双影》反映：局长的“花花公子”，被人骗割了肆虐宣淫的臊根，局长派人穷追凶手，竟是一批受害复仇的弱女。《龙尾砚失踪》写明代古砚，文革中被造反派头头窃为己有，开放以后，香港黑社会插手，内外勾结，国宝濒临遭劫的厄难。《幽谷幻情》写妙龄美女，幽谷郊游，遇到狐妖、外星人作祟，梦幻中被奸污失身，而制造迷幻术的竟是郊游的领队。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，写奸夫淫妇借神判名义谋杀本夫，包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巧破冤案。还有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血手印》等篇，都各有特色，情节曲折，故事惊奇。

(878)	狼 洞	狼 洞
(016)	雷 玉	雷 玉
(378)	王 孟 翁	王 孟 翁
(157)	愚 思 閣	愚 思 閣

目 录

要 要 容 内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《南湖疑影》、《云雾里的钟声》、《双影》、《龙尾砚失踪》、《凶手在午夜出逃》、《姑娘死在黄昏后》、《银星别墅之谜》、《幽谷幻情》、《包公智破神杀案》、《血手印》

南湖疑影.....	茂 梅 (1)
云雾里的钟声.....	摩 诘 (181)
双影.....	王 静 (266)
龙尾砚失踪.....	向木魁、砂 乐 (387)
凶手在午夜出逃.....	常 人 (512)
姑娘死在黄昏后.....	谢少萍 (548)
银星别墅之谜.....	何 欣 (578)
幽谷幻情.....	汪 雷 (610)
包公智破神杀案.....	张孟文 (676)
血手印.....	周恩惠 (721)

龙尾砚失踪

· 向木魁 砂 乐 ·

楔 子

老A身材修长的背影，凝然不动。室内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。他正面对墙角一架高大精美的古玩柜，这古玩柜紫檀木的质地，里面陈列着各种稀有珍贵的文物古玩。

他猛地转过身来，原来是一个面目清瘦、举止儒雅、不苟言笑的老者。此公便是座落在九龙沙尖嘴弥敦道元昌国际贸



易公司总经理艾嘉棠，香港黑手党头目。黑社会中人称老A。

他坐在庞大的半圆形写字台后面，桌上布有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兰、紫和白色的八部电话，一些只有他才懂得操纵的机关和仪器琴键开关。写字台正对面的墙壁上，挂着占据整扇墙面的黑色金丝绒帷幕。

“这趟差，要辛苦你了！”这声音好似一眼古井里传出的，令人悚然。

站在写字台前的身材高大、仪表堂堂、年约四十五岁的高逢泰，神态惶惶不安，连声调也变了：“总经理辛苦！”

“为什么拖延去大陆见你那位老朋友的时间？”

“我……”高逢泰偷眼瞅着坐在靠墙沙发上老A的女秘书玛丽，玛丽表情漠然。

“噙……”东墙一道暗门缓缓洞开。老A也不看玛丽一眼，说道：“玛丽小姐先去休息。”

玛丽满不在乎地从沙发上起身，整整衣衫，姗姗走进了暗室。“噙……”沉重的暗门关闭了。

“讲。”

高逢泰稍稍定神，解释地说：“学生晚走一天，是想再详尽研究一下有关龙尾砚和杨汝璋的资料，因为这次行动事关重大，学生不敢稍有疏漏……”高逢泰停了停，观察老A的反应。

“我给你准备的资料不详尽？嗯？！”

“……”高逢泰的心里扑腾乱蹦。

“转过身去。”

高逢泰面露惶恐，转身对着墙壁。忽然间，黑色金丝绒帷幕匀速拉开，无数台彩色电视里，映出一男一女贪欢作爱的镜头。因为摄自各种不同角度，高逢泰只觉得眼花缭乱，等他听出了自己和玛丽的声音，魂魄早已吓飞了。他扑通跪倒在地，舌头却不听使唤，吐不出一个字。

“起来吧。对于男女私情，你知道，我是不拘泥于华夏古风的。不过，男子汉当以事业为重。我相信，我不会白白栽培你多年，我需要龙尾砚，而不是一个女人。你最不需要的什么，你最清楚。”

“是，是！”“嗯，识趣。你可以走了。”

高逢泰出了密室，电动铁门外，四名保镖站岗，一派森严肃穆的气象。他出示了特别出入证，乘电梯下楼，走出大厦。

一辆崭新的红色轿车停在门口。玛丽从车窗伸出头来向他招手：“哈罗，什么时候走？”

他抬腕看了一下表，答道：“现在！”

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，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。

第一章 黑手党计劫龙尾砚

一九八二年暮春时节。三楚故地，大江之南，雄踞着一座文化名城南江市，这座古城在一片溶溶月色中，显得格外宁静、典雅。

城市东端有一条幽静的小路，尽头是一泓碧波，湖边耸立着一幢颇为气派的四层西式楼房——南江市文化局文物管

理处机关宿舍大楼。大楼沉浸在酣睡中，悄然无声。可是东三楼内客厅的兰花壁灯正闪烁着，耀目生辉，只是窗帘遮得严严实实。

客厅餐桌上，摆满了各种饮料和食品，烟蒂在烟灰碟里垒起了小山包。

坐在桌旁金属折叠椅上的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文物管理处处长杨汝璋，他年过半百，瘦骨嶙峋，一双眼睛却充满了活力和灵气。他似乎心不在焉地用眼角瞟了瞟半躺在一张沙发上的客人，那客人西装革履，孤高矜持。他就是半月前来到本城作文化考察的香港学者高逢泰。

杨汝璋在一份一式两张的合同上签了字，将一张叠好装进拉练皮包，拿着另一张走到高逢泰身旁。高逢泰迎身上前，伸手去接。杨汝璋却反剪双手，顺势将这份合同藏到身后：“高先生！为了你们，我杨汝璋把十几年的心血，都交出来了，不仅国宝拱手相送，连我的爱婿都赔上了！”

“杨先生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令婿此去海外，鹏程万里，是你们合家的心愿，也是令爱的幸福。至于龙尾砚，待孕欧交出之日，老板自当履行合同。你我相识多年，但愿赤诚相见，我是什么都不瞒你的，我以人格担保，请放心好了。”

杨汝璋狡黠地一笑：“何必多此一举！前不久老弟以买通海关之名，要老板电汇两万，所费之数不过八千……”

高逢泰霍然立起身来，脸色煞白：“杨先生背地打探别人的隐私，太不道德了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道德？还有，你说呀，礼义廉耻，天地良

心，忠孝仁义，还有什么？哈哈哈哈！”杨汝璋一阵狂笑，嘎然中止，把高逢泰镇住了。杨汝璋轻轻巧巧地将他按回沙发坐定，缓声说：“兄弟之间，勿伤和气，高先生是见过场面的人，怎么沉不住气？”

高逢泰感到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又羞又恼，嘟哝道：“我对杨兄是一片至诚的。”

“高先生这样讲话，就叫明理之言。我又不想敲你的竹杠，你那点钱，也是玩忽性命所得，杨某并没有向你老板报告的义务。”

杨汝璋俨然成了此刻的主宰，冷冷一笑，一径走至食品柜，取了两只高脚刻花玻璃杯，斟了两杯金奖白兰地：“压压惊吧，高先生！来日方长，不必多说了。小婿的前程还得拜托老弟。张秋鄂老先生那里还望老弟斡旋。忘掉刚才的小不愉快，为我们的友谊和长期合作，干了这一杯！至于合同嘛，孕欧到了那边，让他亲自交给老板，老弟不承担任何干系，不是更稳妥吗？”

转角雕花的大阳台。栏杆上错落有致地摆设着各种盆景、花卉，把这层楼房装饰得分外雅致。

杨汝璋的未婚女婿张孕欧和他的未婚妻杨圆圆在阳台上拥抱长吻。

月光下，她身穿一件白色无袖连衣裙，外罩艳红膨体纱外套，体态俊俏丰满。她那抱住张孕欧颈脖的胳膊，白嫩丰腴，泛出玉石一般的光泽，因为抑制不住心绪的紊乱，两臂微微颤抖。

她从张孕欧的怀抱中挣脱，一片阴云笼罩了她艳美的脸庞，眼圈泛起了潮红。她轻轻嘘了一口气，从摆在阳台的金属圆桌上倒了一杯可口饮料递给张孕欧。

张孕欧年约二十八岁，身高一米八二，肩宽腰细，矫健有力，身着浅灰色西服，显得英俊气派。两眼凝眸沉思，好似一尊雕像。他接过杯子，一饮而尽，用手抹了一把嘴唇。杨圆圆忙掏出一条洁白的手绢，替他轻轻拭擦嘴角的水珠，嗔怪地瞪了一眼：“看你，总教不会，明日到了香港叔公那里，也是这样没调教？”

张孕欧顺势将杨圆圆的手团在自己的掌心里，沉下脸来：“别让我的心更乱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走得这样急促？连结婚的日子都选定了，又突然改变？我还没有同叔公见过一面，这个高先生一到南江，把什么都搅乱了。圆圆，要走，我们一块儿走！何必留在这里，演谁也不感兴趣的莫名其妙的话剧。”

杨圆圆轻轻抽回她的手，从张孕欧手上取过那只空杯，竭力按捺自己也快要抑制不住的一腔春情：“你真是个憨直的大孩子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一百遍，女人的心只能献给初恋的男子。你已经不是一个铸工了，要学会一点骑士风度。”

偎在他身边的杨圆圆，见他眉头紧锁，竭力安慰：“孕欧，别再胡思乱想了，还有一个钟头，你就要走了……爸爸一直在等你跟他说几句话，为我们的事，他的心都操劳碎了。去吧，啊？”

杨汝璋吩咐圆圆帮妈妈准备早点。高逢泰乐于在两位不同韵味的美丽女性中周旋，攀谈。

此刻，杨汝璋拉着张孕欧的手：“孕欧，来，爸爸想单独跟你讲几句。”他们走进内室，杨汝璋随手关上房门，对张孕欧做了一个手势，两人挪动墙角的玻璃大柜，撕下靠地的一块半尺见方的护墙塑料薄膜，露出一个锁孔大小的暗钮。杨汝璋掏出钥匙，插进暗钮轻轻转动，墙上立即露出一个洞来，原来是一扇机关夹墙。他伸手进洞，捧出一只绛色的紫檀木匣，招手叫张孕欧走到近前。

打开古色古香的精致匣盖，露出一个鹅黄色的绢绸包袱。杨汝璋屏声敛息，神情庄重地取出那只包袱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孕欧，你把它放在沙发上打开！”

张孕欧颤抖着手，打开绢绸，立即被这个稀世之宝所吸引，只见眼前突然一亮：这是一方世间绝迹的初唐开元玉砚，其状如巨卵，水槽起伏奇特，隆翘处篆有二龙戏珠，明珠幽光忽明忽暗，龙尾薄如蝉翼。定睛看时，砚身天然纹理，山水、云月、星斗变幻神奇，通体闪耀着具有悠久历史的文物所独具的幽深古朴的光辉。

杨汝璋指点龙尾砚盖，张孕欧辨出八个篆体大字“御赐张文忠公之砚。”

“孕欧，张居正系明代著名宰相，万历皇帝赐他镇国之宝，此龙尾砚胜过你我身家性命。接头的方式和他们的照片，你千万要记好。”

“我记住了。我知道它的份量！”……

汽笛长鸣，江轮远去。

回家路上，杨圆圆送走张孕欧，魂不守舍，百感茫茫。

她的母亲，南江市楚风剧院剧务人员臧玉海，四十六岁，衣着十分摩登，风韵犹存，正与高逢泰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。

杨汝璋抬腕看表，计算时辰，便先与他们分手：“高先生，请到宾馆小候。我去家里取点资料，九点在千秋塔见！”

杨汝璋回到文物处宿舍大院，见迎面闪过一个伟岸的人影：“谁？”

那人也不答话，一阵爽爽朗朗的大笑，一径走了拢来。

“孟局长！天还未亮就起床了？”

“彼此彼此，你不也是个夜游神？”

迎面而来的人正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几个月前上任的市文化局长孟溪桥，五十五岁，神情刚毅，风度儒雅。

“我是为千秋塔开放的事来的，昨天你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哦——你看看，我这个脑筋！今天千秋塔对内开放，谢老、谢书记还说要来的哩！唉，这几天接待那个香港学者，搞得我焦头烂额。”

“没什么。你先抽时间到千秋塔去安排一下。等会叫黄涛去接那位香港学者，我去市委看看谢书记今天有没有时间参加千秋塔的开放仪式。顺便告诉你一声，我找到了一位文物专家来接待客人。”

张孕欧乘船到达省城，立刻有一股喧闹的市声包围了他。

“当，当，当，……”海关的钟声，沉重，遥远。张孕欧的心，被这熟悉而又陌生的钟声攫住了。他怔怔地站在码头上，江风吹散了他的头发，掀着他的衣角。

吱的一声，一辆北京吉普刹住在他身旁。车上跳下一位

春风满面的中年男子：

“你就是小张、张孕欧吧！一路辛苦了，上车！”

张孕欧警觉地掂了掂手上那口精致的小皮筐，仔细将来打量了几眼，正是他上衣口袋里那张照片上的人。张孕欧向他点点头，乘他开车门时，又将车号默对了一遍，这才上了吉普。

那人熟练地驾驶吉普，穿过市区，驰往市郊，行人稀少，那人稍稍减慢了车速。

“小张，我现在直接送你去机场，票已买好了。小皮筐交给我，等列车进入九龙之前，会有一位姓孙的乘警，把皮筐还给你的。这是他的照片。”

张孕欧接过照片看了看，装进了口袋。

张孕欧走出了机场。

南方午后的阳光特别刺眼，一路之上，式样奇特的建筑物，沿街设立的售货摊，生涩难懂的南国口音，尤其是女性们台港风味的穿戴和无拘无束的风度，颇有点异国情调。新鲜感冲淡了就要离开故土的惆怅，他加快了步子。

张孕欧发觉有一位少女悄悄尾随着他。她脚上夹着人字拖鞋，叭哒叭哒轻轻地响。张孕欧站住了，姑娘疾步走上前来拦住了他：

“要块表戴吧，同志！”

张孕欧还未及抬头，那姑娘掣起衣袖，手臂上露出了一长串五光十色的手表：“全是进口货，挑一块吧，很便宜的。”

张孕欧正待拿脚走，三五个姑娘又围了上来：“要不要提行李？二元收费。”

“导游广州，十元！”

“香港邓丽君的原声带，不骗你的，很好听的！”……

这时，一个留长发的男青年拐了她们两下，迅速跑开。一位民警站在张孕欧面前，也不吭声，抬起他的左臂，看了一眼他手腕上的那只上海牌手表，扬长而去。

列车行驰将近两小时，进入深圳。孕欧神魂难安，没有心思去看窗帘外的人流车水，到处是脚手架、摩天楼、圈地为营的木桩木牌。但是四喇叭立体收录机播送的音乐和各种吆喝声，却使他意识到离开南江越来越远了。

列车员是一个漂亮的南方姑娘，服务热情，动作娴熟自如，眼光机敏，透出一种内秀，张孕欧的目光常常和她不期而遇。

张孕欧避开了她的那双撩人心乱的眼睛，却无法保持情绪的平衡，仿佛有个什么东西塞在心里，他闷得慌，一把扯开车窗的兰色窗帘，让迎面的风吹拂着发烫的面颊……这个女列车员太像另一个姑娘了：常雯姑娘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，如一个无形的铅块，重重地压在他的心灵上。

那是一个冬夜，他和她的感情都在燃烧，任凭江风吹拂，都不能冷却彼此沸腾的情绪。他说：

“常雯，我仍然觉得你对社会抱有的幻想太大了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改革二字。中国的病太重了，药下轻了，于事无救，药下重了，会治死其命。我们都是小人物，管得了那么许多？”

“什么？孕欧，那你的希望呢？”

“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，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有愤世嫉俗的思想。当今世道，正直的人、有才能的人不是仍被压制在官老爷脚下？”

“胡说！你，你……”

“我什么，我当然不是高干子弟，一个臭不值钱的小小翻砂工。实话对你说，我堂堂男子汉，敢作敢为，我还要向社会挑战哩！”

“你挑战去吧，你这个英雄！”

自那以后，彼此都在忍受着煎熬……

张孕欧终于明白了，感情是不能欺骗的，他在离开南江的前夕，溜到了工艺美术厂的门前，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出来了。

站在街这边的张孕欧，正在翻阅报摊上的一本杂志，他侧着身子，眼睛紧紧盯着工艺厂的门口。这时，已人去门空，门前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坛旁边，出现了一个姑娘，她美丽、沉静，脸上流露着几分淡淡的忧郁。张孕欧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这个姑娘远去的身影……

张孕欧在内心呼喊着：常雯，我明天就要永远离开南江了，难道我们就这样分手？你为什么不看我一眼？你为什么这样忧伤？……

“先生，沏茶。”张孕欧从回忆中醒来，抬头一看，又是她，那个漂亮的列车员。

“呜——”一声长鸣，列车跃上罗湖大桥。

边界线上，深圳九龙仅只一水之隔。张孕欧发觉，车厢里的旅客情绪，都有明显而微妙的变化。

张孕欧想起那只小皮篋，拿眼光搜寻着。

这时，列车上的广播响了：“旅客们请注意，有一位叫张孕欧的旅客，你丢了一只小皮篋，请马上到八号车厢乘警室认领！”

张孕欧不及思索，从软卧上翻身坐起。

对面铺位上的一位多事的阔佬关心地问：“是你丢了皮篋？”这一问，惊动了上铺的旅客，好像这笔天上掉下来的意外之财是他们的！”

张孕欧穿过一节车厢，敲乘警室的门。

两人对视了几秒钟，那人先开口：“证件！”

张孕欧默默地把护照递给了他。

“我姓孙。物归原主。”

说着迅速用钥匙掏出床头柜，取出皮篋。张孕欧接过皮篋，思忖着要不要向他道谢，却见他抬起右臂，做了个“请出去”的手势。张孕欧最后瞥一眼他那金红晃亮的帽徽，转身走了。

列车到达九龙站。没有人检查、搜身。张孕欧忐忑的心平静下来。人们一个个钻进的士、巴士。

忽然，一辆崭新的红色轿车停在他身旁。

“哈罗，密斯特张！”驾驶座伸出了一只修长浑圆的裸臂。接着跳下来一位光采照人的年轻小姐。

“您是——”

“玛丽！”玛丽小姐落落大方，伸出手来。

“请上车吧！”玛丽拉着他，轻盈盈走了两步，将他拥